

内御人抄 丛书

● 马鹤皋

编著

故園史話

赤眉古寨



故園史話

马鹤皋 编著

致读者

拙作草就	与君见面
既非为史	也非为传
乡情家事	记忆碎片
寻根溯本	寄托思念
感悟人生	了却夙愿
谨记家风	世代承传

特别提示：

封面题字为家父马鄰荃手迹，选自民国《内乡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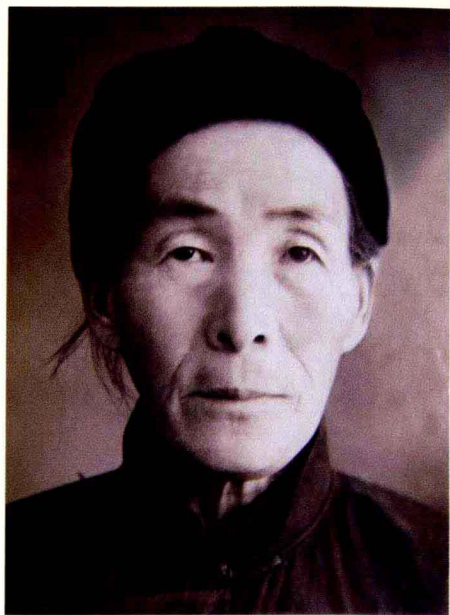


赤眉古寨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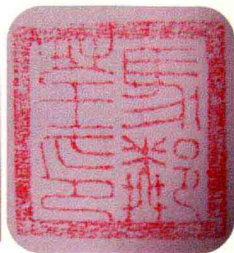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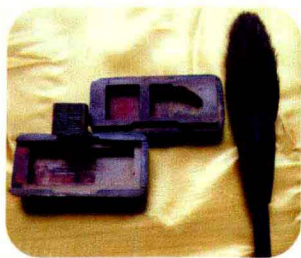
赤眉镇马岗街和我家（刘晓明 摄）

马郑奎 亦名建林，内乡赤眉人，（1907—1960），自幼在私塾学堂读书，青年时期曾供职于内乡民团司令部 and 内乡参议会。自幼酷爱书法，习有所成，成为民国时期宛西地区颇有影响的书法家。早年先生研习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等法帖，后宗法此碑，且能融汇贯通，师古不泥，自抒胸机，结体端庄儒雅，气象浑厚，博大雄强，名重宛西。曾专任缮写民国《内乡县志》，时商贾、贤达碑碣匾额，市井题记多书其手。为后学者仰慕追随，传承久远。原矗立在菊潭公园的「内乡县殉国烈士纪念碑」碑文为他书丹（2003年被毁），现存手迹有夏馆初中院内的「河南省三校教泽碑」和菊潭公园内的「刘汉卿抗战纪念碑」以及「恩施格外」和「城关小学」等匾额等。



父亲传略
（《内乡书法》）

母亲朱淑萍
（1905—1966）



父亲的印章、毛笔
（王国泽 摄）



大哥马鹤青与大嫂邵晓南



大哥一家



兄弟照

(右起：马鹤钦、马鹤青、马鹤皋)



1957年4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马鹤青（中）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首都南苑机场迎接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伏罗希洛夫



1983年马鹤青（右三）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在泰国访问



姐姐马鹤兰与姐夫杨怀忠



姐姐全家照



二哥马鹤钦与二嫂丁怡



二哥全家照



我与老伴庞静丽在张家界五指峰(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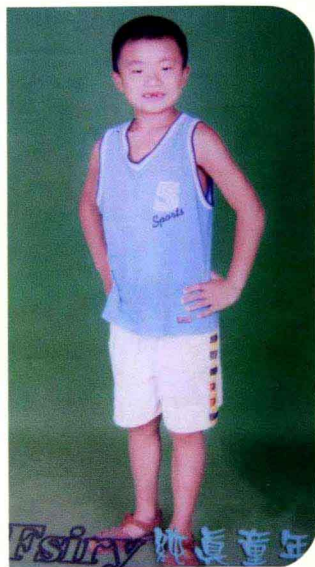
我的一家(2011)



2003 年本人
在省部级劳模方
队中观看“走进宝
天曼”大型演出
(马秀华 王
国泽 / 摄)



儿子马壮军、儿媳王红娇
与孙子开源



孙子马开源

馬公鄰翁先生法亦充滿堂心氣和福賢氣在死而常享

名是無量壽

王宗鼎盛堂二直是喜中的稍模此以表敬所情也

錄馬鶴齡先生家傳聯

黃金非寶書為寶
萬事皆宜善不空

馬鶴皋
壬辰年秋書

。录马鹤龄先生家传联(马鹤皋书)

书香门第的苦难与温馨

——为《故园史话》序

李茗公

古人说：生逢乱世，乃民之不幸。

鹤皋兄的《故园史话》我读了好几遍，沉浸在那种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情绪中，久久不能平静。

30 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到教育局上班不久，就碰上筹备召开全县教育界的表彰大会。内行人都知道，开大会其实就是开“材料”：大会各种材料一过关，其余事情就都好办了。虽然说成立了材料组，但是大家平时都有本职工作，所以陆陆续续都各人忙各人的事去了，慢慢地材料组只剩下我一个人听各乡的模范材料，我这个“新兵蛋子”夜以继日焦头烂额也无法招架。

正在这时候，赤眉乡民办教师马鹤皋来送材料，让我眼睛一亮：不但他自己的材料写得好，而且对别人的材料也分析得头头是道。何况我知道“鹤皋”这个名字来源于《诗经·小雅·鹤鸣》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判断此人肯定是书香门第。于是经我再三推荐，领导同意让鹤皋到材料组来帮助我。鹤皋任劳任怨，帮助我收拾那“一船烂芝麻”，领导们对会议材料相当满意，我也因此交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后来详细一攀谈，排行老三的马鹤皋果然是书香门第，其父就是内乡大名鼎鼎的书法家马鄰荃先生，他大哥是《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马鹤青，他二哥马鹤钦虽然远在新疆，也是硕果累累的科技人员。

从那个可怕的极左年代过来的那一代，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先说马鄰荃老先生，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极左统治之下，这位闻名遐迩、德高望重的书法家，因为家庭成份成了被管制对象，所以他不得不生活得极其压抑、谨小慎微甚至战战兢兢，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过早离世。

鹤皋书中有两处写他父亲文字，特别令人感伤：

一是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让曾在旧政府做过事的马老先生惊恐万状：“赤眉镇上常常召开群众大会，接二连三地枪毙人。父亲虽然受到宽大，但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精神崩溃了，终日不思茶饭，提心吊胆地打发着日子。母亲更是惊恐万分，心口疼的老病时常发作。以往的亲友不敢进我们家门，只有舅父借母亲有病常来探视，给父母一点安慰。”这些年，关于“镇反”的史料陆续面世，毛泽东说杀了70多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其中不乏有许多著名冤案，例如辛亥革命老将何海清、抗日名将李文田和著名教授朱自清之子朱迈先都被枪决，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部下绝大多数被镇压。鹤皋说：“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人完全陷入绝望与恐怖之中，一个冬天过去，父亲两鬓如霜”。但令人欣慰的是，马老先生毕竟逃过了那一劫。

二是1958年毛泽东异想天开让全国人民吃食堂，结果造成三年大饥馑，全国饿死3755.8万人，马老先生最终没有逃过这一劫：“记得一天中午，按母亲的吩咐，我来到二哥所在的水利工地上，流着眼泪对二哥说：‘家里已经没有能吃的东

西了，咱爹病重，妈叫我来找你想点办法。’二哥向工地食堂的管理员请求了半天，才给多发了一个馍，我忍不住吃了两口，哄哄肚子，赶紧把剩下的带回家去。”“1960年春天，父亲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浑身浮肿，又没有治疗条件，于3月7日（农历二月十四）与世长辞了，终年54岁。”他没有逃过十年之后的这一劫。

说白了，老先生就是饿死的！

马鄰荃留下的墨宝极少，这成了内乡文坛一大憾事。

马鹤青先生在战乱之中追求进步，几经周折进了北京，成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粉碎四人帮后又调到《人民日报》社，当了记者部副主任，成了名人。文革前我就读过课本上的《饲养室里说新人》，后来知道作者竟然是从内乡走出去的马鹤青，大吃一惊之后，敬慕之情油然而生！过去我只知道他辉煌的一面，不但和他通过信见过面，而且还请他吃过饭，自以为相当熟悉，但这次读了《故园史话》，才知道他也是历尽坎坷和曲折。

一是我不知道鹤青先生因为消极反右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被下放到农村名曰“锻炼”实际上是劳动改造，这甚至也影响到了他第一次婚姻失败妻离子散，给他心灵上造成了巨大创伤。

二是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这个著名的北京大记者，在“三年大饥饿”时期，竟然也被饿浮肿了！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曾被下放到山东省高唐县劳动锻炼，“在山东那一年，正是大饥饿最严重的时期，每月的口粮是23斤红薯干，食堂用这点粮食轧碎蒸成窝头，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一日三餐总是半饥不饱，一天三晌饿着肚子去大田里干活，晚上还得参加夜战。这年秋冬，我的身体因营养不良，两腿浮肿，走路都困难。”

三是我只知道他头上那顶《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的乌纱帽,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是我最敬佩的胡绩伟先生当社长时提拔的。所以当读到“胡绩伟社长在全报社干部大会上宣布我为记者部副主任”时,我猛然一愣,由此联想到刚刚逝世的胡绩伟,联想到我刚刚读过的胡绩伟回忆录,不禁无限感慨。如果我知道这个背景,我肯定要和马鹤青先生好好聊聊胡绩伟。

《百度·百科名片》介绍:胡绩伟,四川威远人,出生于1916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2012年9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

胡绩伟当权时,创造了《人民日报》历史上一段传奇:有些地方的农民,把《人民日报》揣在怀里,与反对包产到户的地方官员辩论。胡绩伟被免职之后,反而比他在台上更加走红。他80年代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虽然至今没有出台,但他的努力肯定会青史留名。名人傅国涌给胡绩伟的挽联是“文士、战士、志士,有胆有识方国士;蜀人、党人、报人,大彻大悟是真人。”特别是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前往吊唁,说组织上要把老先生的骨灰送到八宝山,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政治待遇,但却被拒绝了。后人说老先生遗嘱不进八宝山,因为胡耀邦都没上八宝山。

胡绩伟,这位忠诚于革命事业,忠诚于人民的老新闻战士提拔重用马鹤青,就是对马鹤青人品和文品的认可和肯定。我失去了和鹤青先生深谈胡绩伟的机会,则是憾事!

虽然马鹤钦先生夸奖我的《官场怪圈定律》最多,但在马氏三兄弟中,我和他交往却最少。

原来,他在内乡高中上学期间,就因为家庭富农成份而